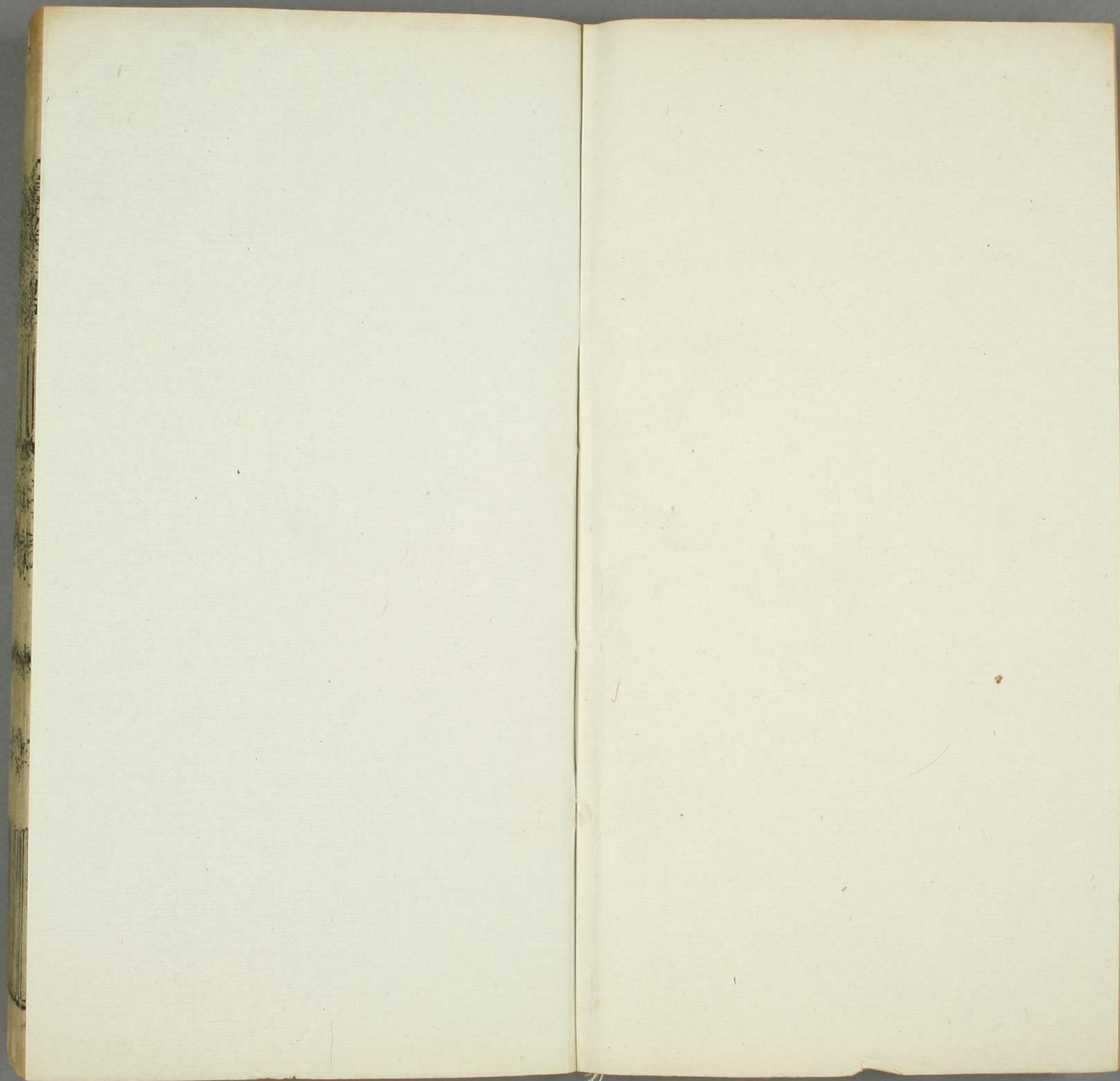




兵 卷百五十一之百五十二

特  
伊 4  
1076  
45





特  
74  
1046  
45

文獻通攷卷之一百五十

鄱陽 馬 端臨 支那 貴與 著

兵考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榮

陽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景帝後二年發

車騎材官屯鴈門 武帝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

萬匹馬邑旁谷中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

南材官詣金城

易氏曰刑法志曰踵秦置材官車騎於郡國特其略耳其實

不惟置材官而已又曰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平百

粵耳其實高祖已有樓船之制也光武紀注所引漢官儀曰

刊  
289  
45

東

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  
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  
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以漢史攷  
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  
止有車騎而廬河潯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  
隨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  
國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典武其在王國則相比郡守  
中尉比都尉侯國有相扶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  
侯國之相與焉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  
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舊儀殿外門署衛尉殿內即署屬北軍南軍也

南軍衛尉主之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有  
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時呂祿為將軍掌北軍產  
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尚有南軍故未敢誦言誅產已  
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欲入未央宮為亂弗得入蓋產所  
將南軍當在殿廬之內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  
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尉南軍也及太子變時京師  
兵盡發獨不聞發南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故也以此知南軍  
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

古者環衛有二等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徒役事漢  
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衛尉中令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祿勳掌

宿衛宮殿門戶其屬者有諸郎掌門戶出充車騎凡郎官皆

宿衛出充軍騎惟中郎有五宮左右三將車戶騎三將

議郎不在直中

見百官表

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兵考  
易氏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列於衛尉之前而論者皆編為南軍若謂郎中令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出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羗哉此說殆不其然抑嘗攷之郎衛兵衛固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官武帝更其名為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宮殿門衛屯兵從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門徼循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然其衛之屬衛尉者號為南軍固可攷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攷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中郎

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十石以下如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而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所謂守門戶充軍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宣帝之擊羗特以死事之子孫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而盡使之從軍不然文帝自代郎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兼領南北軍之職其衛郎衛分為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皆宿衛官屬南軍

東方朔傳上始徵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

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以六郡良家子選給六郡謂隴西天水掌執兵送從以材力為

官名將多出焉其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校尉石損距絕

期門霍光都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負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 太初

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者之

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從軍羽林有令丞宣

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蔡質漢儀曰羽林有

百右監主右又有羽林黃頭即水戰者也平帝又更期門為

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

非改齊漫錄曰此說非也按晉志羽林軍四十五在營星

在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各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章氏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

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光武

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

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遂為楚王

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坐

從第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衛

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觀以角觝而後遣則南軍之重可

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 掌京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兵器都

船四令丞又有式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之丞兵卒

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皆屬為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齋易氏曰北軍徼循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在京城按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為賈區軍正丞胡建斬之而中壘校尉實掌北軍壘垣內則是北軍自有壘垣軍門惟北軍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高紀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頗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入通鑑節雖以太尉之持節矯內勃北軍又武紀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又漢帝年紀大搜長安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征官多餓死是北軍在長安地內尚無漢節雖以太尉之尊軍門得以拒之不得輒入其法甚嚴也然北軍之壘垣列長安城內不近宮城惟南宮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江充

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今身詣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灘謂之逐疫黃門倡侂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雜水中東京賦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此衛士在內北軍在外之證也

又曰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自掌北軍壘垣門事非兼八校此固不待辨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辨彼獨見太尉周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殊不知當時勃欲入北軍必令紀通持節矯內之是以計誅呂氏非謂以太尉勃

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雖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

盧縮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

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為大司馬是其職之或罷或置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者耶

武帝增置八校屬北更名中尉為執金吾百官志執金吾秦官金吾言徒役盛也武帝以中尉為執金吾 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為胡騎知越人

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凡八校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內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

也言欲取射七胡越騎又此有胡騎如淳說也 長水校尉掌長

水宜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宜曲觀名胡騎也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也胡騎之也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服虔曰工射者也其真中

丞司馬秩皆二千石刑法志言武帝平南粵內增七校蓋胡騎校尉不常置故言七外又有城

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不在八校有司馬八屯各十二城門

候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亦其北也城門初無兵自 山齋易氏曰按劉丞鞏傳疾太子使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

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蓋中壘在北軍而步兵

在長林苑門長水兼掌長水及宜曲胡騎則在長水及宜曲

商以持進乾光以大傳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

也胡騎之也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服虔曰工射者也其真中

也言欲取射七胡越騎又此有胡騎如淳說也 長水校尉掌長



皆在長安城外顏師古以長水在今鄠縣東長水鄉是知八  
校分屯不專在一所雖同名北軍而各以校尉領之而不屬  
中尉之北軍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門校尉之後而中壘  
校尉亦別掌北軍壘門內外不屬金吾也蓋金吾秩中二千  
石而八校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光武併七校為五營故  
省虎賁入射聲省胡騎入長水又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  
候掌監五營自是五營屬此軍以北軍中候監之謂之北軍  
五營

章氏曰按武帝八校為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統  
北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既增校尉恐  
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增羽林  
期門以益南軍大槩領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  
則執金吾微於宫外為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者  
此也

又曰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為  
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典則知自郡國  
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  
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古者禁衛兵不出漢  
初猶得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  
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則中尉之  
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則失之矣至  
宣帝遂令羽林伙飛諸兵遠赴金城擊羗不亦騷動之甚乎  
又曰漢兵郎無負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  
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

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  
 十二城門其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故之  
 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約可見  
 中都兵蓋僅用四萬耳

南軍圖

上準東漢安帝紀注

三署郎 本郎中令 武帝改 車戶騎三將 武

南 左中郎將 主右 署郎 虎

光祿勳 五官中郎將 主五 官郎 主

軍 右中郎將 主右 署郎 羽

衛士 八十 一人 車戶騎三將 武

武帝置期門平帝更虎賁

左監 主左騎 八百人

虎賁郎 千五百人無常負多至千人主虎賁宿衛

主殿門內

羽林郎

武帝置建章營騎羽林騎

右監 主右騎 九百人

衛尉圖

下準東漢百官志衛尉注

公車司馬 主闕門兵

南宮衛士 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 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左都候 主劔戟衛士四百十六人

右都候 主劔戟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 主平東門衛士一百一人

北宮南蒼龍司馬 主東門衛士四十人

玄武司馬 主玄武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 主北門衛士二十八人

北門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衛士一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 主東門衛士一百八十人

朔平司馬 主北門衛士一百十七人

衛尉

主殿

外兵

北軍圖

北軍

中壘校尉

本中尉武帝改屬  
光武省置中侯

掌北軍

北京

壘門

城兵

越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越騎

步兵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上林苑門屯兵

北京

長水校尉

領士七百三十六人  
掌長水宣曲胡騎

射聲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待詔射士

城兵

屯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騎士

胡騎校尉

光武并長水掌胡騎  
之屯地陽者不常置

虎賁校尉

光武并射聲號五營掌輕車

章氏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忘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  
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攷焉漢初兵民不甚

分如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而後漢禮儀志  
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

軍之屯雖東西兩京公華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

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

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

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

耶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

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

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

異姓疏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為甚近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鄉者以管見而商榷之攷其始末述以儻語其先後沿革悉疏於下而猶恨未能條列漢制之詳近猶子開得曹監學者所考南北軍且合此二書略加參訂遂使漢家一代軍制與夫內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瞭然在目誠攷古之一端於是乎書

又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逼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比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之軍典連賤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又曰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為之高紀如淳注

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  
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宮門衛  
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  
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政令  
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  
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  
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  
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韋玄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  
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  
見其為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  
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

志有饗造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  
仍蕃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  
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  
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  
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  
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  
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八人  
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  
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又中尉緹騎  
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百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  
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  
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

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旅言之

又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為甚略無所攷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攷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鯁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鯁者母乃戚

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鼠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顛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為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因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深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大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大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

宮中實顯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母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又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謂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聞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為能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



二千三百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蹴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如淳曰律

傳之備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廢罷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已上戌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一年為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戌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戌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戌又行者當自戌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昭帝紀如淳注

秦用商鞅之法月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  
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漢興循未改後改易有謫乃戍  
邊一歲耳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說卒更者正身供正  
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  
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  
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  
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  
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  
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  
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毋幾矣然晁錯傳  
明言遠方之卒中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

程及雇募而言

一歲是并行程與雇募通言之乃如淳注說

殊與三日之說背

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

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

戍矣七適科所謂吏有謫者罪人也所謂賈人贖罪及有

下晁錯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

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

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如發謫徒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敢韓命仇

健之屬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元帝元鼎五年呂

嘉反遣路博德將罪人馳義越侯遺則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

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

貳師取善馬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張晏曰吏有罪一

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發

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

弛刑詣金城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昭帝始元

元年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擊益州注云常兵不足故權

謂之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軍

文帝用晁錯言募民徙塞下

錯上言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容反南攻揚粵張

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

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

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

三寸冰厚六尺文韻曰土也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

曰密理謂其肌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揚粵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

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音償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

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特

之左後發役不共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

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此者

以計為之也師古曰此謂賂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

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然烈及已也師

曰猛火曰烈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  
 取以喻耳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散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散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曰略  
 音直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  
 有城郭田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  
 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而  
 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  
 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  
 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  
 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為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  
 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其大  
 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知選常  
 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

服愛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鐵疾暴也如濟曰蘭石  
 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  
 長六尺二步一谷廣九尺長十二尺師古曰復為一城其內城  
 蘭石如說也渠答蘇說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  
 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為中周虎落也鄭氏曰虎落者外蕃  
 千家以上也謂音徒鈞反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  
 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  
 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  
 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今居之也師古曰瓚說非也復音  
 扶目

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  
 曰初徒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  
 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一第  
 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總同列卿者也

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

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

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高產而它人

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二句之言謂官為備贖

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徒民實邊使遠方

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

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

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

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

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

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

實廣墜也師古曰所以實相其陰陽之和寧其水泉之味審

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

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明戶之閑張晏曰

也置器物為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

之新邑也師古曰之姓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

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

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

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

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護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於

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勿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

師古曰各勿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

以相被言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  
勸以享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所徙  
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  
壹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師古曰折膠  
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來而不能用使得氣去得勝逞志氣  
而後未易服也

武以幽真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十人以謂  
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  
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而京師南北軍如故於北軍  
則牙胡騎虎賁二校為五營以北軍中易中壘以監之於南軍  
則光祿勳省車戶騎三將及羽林各營省旅賁及衛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爾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  
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  
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  
間者發兵但用爾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  
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謹可立虎符以絕姦  
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  
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  
之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欵兵如  
故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惟更賦  
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  
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光武罷都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

時補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十校十五年復更增屯騎校九年

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而天下亦往往復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

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

特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

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兵順帝而

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有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

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卷置屯多矣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方

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以厭始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為中軍校尉傳云鮑鴻為下軍

校尉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左軍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夏

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無敵在郡國有事以羽

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

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如魏數為北地將軍事已則罷京師

止南北軍為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

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

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

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

北軍相制之意唐入蓋知之矣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

在之兵也詳見自武帝置大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

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如此期門父死子代羽

林孤兒乃子孫見

表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  
 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  
 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  
 常兵不足調及它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  
 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  
 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更有告  
 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  
 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施刑及應募伙飛射士孤  
 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少刑徒選  
 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伙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  
 紛紛無復舊制皆自武帝啓之按武帝時事越則會稽豫章擊  
 蜀南比軍猶未出至  
 宣帝擊羌而始出矣及光武之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光武  
 置總

陽兵罷郡國都試省都尉明帝而  
 後募囚戍邊置諸營事並見前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

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  
 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

將出擊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廬  
 城至肅宗二年罷之類是也連年暴露

奔命四方而禁旅而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末初間募入錢穀

得為虎賁羽林緹綺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

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

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與發

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比於是羗寇轉盛移兵赴遠

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

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充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

爭也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為陷陳任堯  
 傳



募以擊義召為積射鮮卑傳鄧遠召為義從東漢有義胡義從蓋取西邊義胡之類從者為

兵也董卓正以義胡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

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

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

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長服中人

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

袁紹懲其事故欲籍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閣官外

重州牧竇召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閣官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

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

光武徒見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試士備撥不

道誅而罷義之討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因勸軍

旅誅守長魏令起軍遂罷都試之法

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諸葛亮傳街亭之敗戮馬謖以謝衆上疏曰自臣到漢中中間

昔年耳然喪趙靈陽群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典

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叟青羗散武騎一千餘人此皆

數十年之內所給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

損三分之一將何以圖敵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一

兵政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魏**武為相國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何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

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

人

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

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

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 舟陽青巾 孫皓傳舟揚太守沈瑩領舟陽銳

舟陽青巾 孫皓傳舟揚太守沈瑩領舟陽銳

交州義士

步騭傳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

及健兒武射之名調度亦

無法

健兒見凌統并寧傳

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見陸遜傳至有

二百餘家

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

陳武傳武子表領

受賜復人得二百家

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

上疏陳讓乞以選官充足精銳

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

在此勁統以為童僕非表志也

皆報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開

晉文帝置二衛

中衛

三部司馬

前驅田

以中領之軍領之

武帝以伐吳

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

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

驍騎七軍

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

祜罷改北

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

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

一當鞬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

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

實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

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

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求寧以後盜賊

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乃濤所言然其後刺史

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

六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

自用刁協議後皆以奴為兵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庾翼

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漢主劉聰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

趙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二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與舡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與屯田括民馬得四萬餘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又制征士五人出軍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車須猶不能給死者相望

秦王符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

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大故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齊高祖受禪自秦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以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遷都路陽聲言南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疋大閱于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覓其後又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疋

大武真君十一年遣師南伐圍盱眙遣威質書曰吾今所遣闔閭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商是氏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氏羌死滅關中賊卿殺之無所不利孝文帝定都洛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

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

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為北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財貨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開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四  
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群起遂逼奮都犯山陵如澄所慮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中年以來有司既為府戶役同厮養宦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碩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為之聞奏事寢不報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

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官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損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

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孝明神龜二年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克期集會屠其家二月羽林虎賁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殺彝父子遠近震駭胡太后收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時給使至洛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懸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為當時不能伸張彝之冤酷鐵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攷之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徃徃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

孝文詔軍士自代北者皆以為羽林虎賁

自孝文定鼎

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鄙武六鎮兵卒多擯抑之有同奴隸邊任浸輕裔夷內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為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規優假介冑之士以救其偏而彝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位政出房闈選舉無章賢不混雜所謂清品崔皆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墮矣然彝父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北齊軍制別為內外領之二胄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神武王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

舉刀披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京宜首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

閔帝時收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一役

武帝既誅晉公護始親政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祖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帝既親政始收兵權既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為七總管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

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冬十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



九年平陳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戰刑可勸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年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君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賜帝大業八年敕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二千八百人魏二百萬其魏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幡每團異色受降

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叙儀法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又諸起義以相屬與降郡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之折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奔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

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  
將君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  
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  
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  
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  
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  
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  
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織馬孟布  
槽鍾鑿鑿碓篋斧鉞皆一甲林二鏃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  
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盃帽氈裝  
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

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准給弓矢橫刀而已凡  
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  
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  
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  
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稍解  
幡三通旗舉左右擊鼓二人校之人合噪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  
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右擊征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  
校復擊征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征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  
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  
也因縱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  
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  
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

則別將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疋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上掌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府兵圖

上府	百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	長吏一人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	兵曹一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	別將一人	
坊	高祖置	坊主一人	羽林軍	宗高	龍武軍	宗玄	
團	三百人	校尉	禁軍	神武軍	宗肅	英武軍	宗代
隊	五十人	隊正	神策軍	宗代	英武軍	宗代	
火	十人	火長	天威軍	宗順	神威軍	宗德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

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選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二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玄宗先天元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令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事不克行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彊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資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耻為之十三年始以彊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彊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

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擊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皆近營為翔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餼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祿山既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審度河計日斬逆胡之首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又出內府錢市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賊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髮手足以避其

通考卷五十一  
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盡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不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橫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情志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為梗邇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恩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鄉議之

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十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十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戍上曰果能如之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詣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擬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

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末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擬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疆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木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吐蕃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弁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憲宗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開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卒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

憲宗初即位兩河畧定宰相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統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人之衆裝度元臣宿老烏重胤李光顏皆當特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

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贏股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為遠圖至蕭俛段文昌募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

既許以逃死則百入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稷宗聽之憤然則以憲宗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



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  
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又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  
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  
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  
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  
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令垢因而撫之號為姑息  
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俱驕  
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弄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  
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死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  
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  
華妾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  
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

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  
南則吳淞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  
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  
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  
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  
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  
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  
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  
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開  
舉五圓水五斛行三十步者復釋馬射者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  
閑駁馬虎皮韉為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

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  
武后改百騎曰千騎肅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  
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右兵  
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  
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  
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  
後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  
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  
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  
置衙前射生手十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  
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  
人微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

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  
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  
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  
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  
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感神策故地  
論設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  
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  
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  
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  
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恣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  
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  
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為左右廂勢居

比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過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補大姓沒產為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闕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傳是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

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支之道今外有不逞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大悉能為敵顧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也謂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勾當左右神策軍以罷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辨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遠捕京兆尹鄭叔則

建言京畿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怒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教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死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亦令皆為之歛服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狹名數五丁許二丁君軍餘差以條限繇是富彊火畏十

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為左神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官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饜多不贍而戍卒屯防禦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選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

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官者權而不克元和三年  
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為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  
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憲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  
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令孜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  
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  
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  
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為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  
揮使李鐸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  
昭宗為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用儻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  
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  
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  
權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權景宣及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

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極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  
貞將闖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  
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  
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  
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不  
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  
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為控鶴排馬官隸飛龍  
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  
頭李筠帝恐為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  
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為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  
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  
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

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為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何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球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後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書乃亡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

通考卷五十一  
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一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女考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為盜大為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五代史劉守光傳天佑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故蘇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

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  
黥面涅手自後遂以為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齒然余按陶  
岳五代史補乃云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時則文  
面不特始於仁恭也

致堂胡氏曰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  
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為劓刑椽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  
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額受墨涅若  
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  
至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  
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敕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  
都將官負自檢校司空已下宜並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

備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賜忠勇拱衛功臣其初帶憲衛

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

扈蹕功臣唐玄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不覺十

功臣及唐宗昭宗顯帝捕寇功臣

差多至是編及成卒非賞典也

洛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至閱實金帛不

過三萬兩足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攻誦率

京城民財以足之又魏屋為率無問白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就直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

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是時竭

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

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自

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



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撫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恩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靈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誨心故也

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開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為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

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帝召諸將至

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馬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乃息

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于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升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蕃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強近伐無

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勇

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刺圓以處之

刺圓給官符宮觀園苑寺廟

卒有苦寒廢支體者真定其勞不欲遂

齊令諫刺圓稟給如故自是率以例

(止齋陳氏曰)刺圓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食也熙寧

十年十月詔諸路州軍以遂州就糧禁軍廂軍通計十分立

一分為額刺圓立額自此始自宣和之難養兵益衆戰功之

賞例加官資於是退兵重為天下費蓋揀汰起於紹興七年

率置添差官以處之自諸司及州軍各有圓參定為節鎮一

百三十圓次州軍六十五圓極邊節鎮二十六圓次州軍十

八圓待闕圓數亦準此

道二年二月十五日勅而州縣之力困於養

退兵矣

八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

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槌為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

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

京諸司軍務皆有役

兵其執杖者即不設

樣自是師旅皆精銳禁衛之籍無闕矣

(止齋陳氏曰)世多言國家養兵之費自藝祖時增置禁軍始

攷之則不然按祥符天聖編敕諸部郡自騎射至牢城凡名

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

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

監監押之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

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

咸平四年始升陝西諸州選中

保捷慶曆元年秋河北敵闕本

禁軍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

宣毅之類於是列郡稍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帥司各置威

果凡二十五指揮既云多矣然亦無過九大郡熙寧按天下  
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亦不足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  
廂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教閱  
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  
是也五年始排立在此就粮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  
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此不可不辨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  
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得以專土叛換河北  
兵最強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信昭間征討不  
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鑿面為字以識  
軍號訖今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處兵少然晉用為常亦有近藩  
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尅淮南有

東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為強幹之術太祖太宗以  
雄畧英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于時天  
下山澤之利悉入于官帑度充物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  
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京畿諸  
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焉許舉家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  
屯駐代還即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  
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各國朝初平偽國合併所得兵別為軍  
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  
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九召募兵  
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闕下至則軍頭  
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隸諸軍淳化二年詔以子弟附兵籍者  
除去之願隸名者聞試而後聽  
景德三年又詔有  
材勇者許隸本軍其自下軍而升入上軍者自上軍而入諸班

直者皆臨軒親閱

諸班直新召募者非材勇超絕即不預焉餘皆自下選補大中祥符五年詔揀閱諸軍有

方壯而被斥者交所在告諭聽其自陳

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

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并補之或退其

疲老者九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

差亦有非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夔緣邊艱於爨給者又有

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別給裝錢

川廣迺補卒或給時服錢屨九出外率有口糧糧有并月糧者

關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錢

人五十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上訴陳乞上

怒曰朕所與即為恩澤安有例哉命斬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隸

許州驍捷軍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

時內臣有李承造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事

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田獵惟務姑息將士每乘輿出次近

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振救莊宗即隨

所欲以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罰

無節矣上撫髀歎曰二十年來河戰事而得天下不能用法約

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今我撫養士卒固

不吝惜爵賞但犯吾法無所貸耳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

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九數百輩袒榜鼓譟挺刃而入各

獻其技霜鋒雪鏑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城羅武必令劍舞前

導觀者神登

至道初帝因問侍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兵利害

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故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經營

鴻業懲前王之失審形勝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之  
 樞可以阜安兆人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  
 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吾初即位不  
 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  
 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  
 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  
 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及祿山犯闕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  
 塵扈駕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軍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  
 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路徐荆揚各  
 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餘人觀察團練據要之地者亦不  
 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疋萃在京師本固  
 兵疆邦國之利也上覽而嘉之

真宗咸平四年開封府言龍武軍卒亡命捕獲法當決徒帝以是  
 軍無率而同禁軍例科罪大重令改從輕法其後又詔禁軍非征  
 行而因役亡者止決杖流配特寧朔軍免役大廟而亡  
 法官議當斬詔徒流配

景德元年班臨軍賞罰之令遣中使齎御劍赴北面以肅軍令  
 北面諸路駐泊兵馬使臣等臨陣能率先用命殺賊者與賊鬪  
 戰生擒獲賊者臨陣擒獲賊首領者使斫營寨能驚賊令擾亂  
 及擒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士與戎人鬪能用命策應殺退賊  
 者戎人為誘兵翼張受命掩擊能破走之者賊遊騎往來或近  
 大軍受命掩襲而能擒殺者用命深入被傷者臨陣用命入賊  
 斬剝其首領分散其旗鼓者並賞之其擒賊首領有首渠并得  
 旗鼓者加等焉如賊已敗走所奪車帳人畜財物並給與之若  
 尅日會戰不齊者夜喧噪者不俟賊稍前而亂射者陣成列而

監軍諸校使臣擅簡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者下行障大寨不齊者旗槍交錯隊件者賊至可出軍而不者戰鬪而觀望不救者兵器不修至臨陣不堪施用者巧詐以避征役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賞畜而不赴殺賊遣人賊境而規避既復命言不以實者為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不射賊及棄其餘箭者遺失鎧甲兵器者賊棄伏降而輒殺者分布軍號及傳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遂賊至某處輒過者部署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校下押前隊圍寨軍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度者並斬凡軍中皆計斬級行賞其後頗有梟路人首以希賞者真宗聞而詔戒之又令緣邊九獲蕃寇皆須辨問得實當行殺戮者許給賞如其非理即以軍法論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邊鄙無事釋河北諸州強壯悉歸會合鎮定

兩路部署為一省河北防城鎮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徃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背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蹤獲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

通考卷五十二  
兵考  
八  
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自  
景德後兵不復試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也國朝已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寨戶強人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拳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捨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其本末各見郡國兵門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羗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邠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已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

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

其兵數本末見郡國兵門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

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  
獲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  
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瞻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長征之兵初  
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為瞻面賜以緡錢衣履  
而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  
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  
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獲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  
者為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  
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闖弱者給漕輓則向  
之天下失職獲悍之徒今為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廂  
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

通考卷五十二  
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為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  
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  
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  
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  
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縑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委  
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纔支三二歲承平既久常餘  
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達乃謂  
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是豈知祖  
宗所以擾役強悍銷彌爭亂之深意哉屯廢之制凡遣上軍軍  
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技精銳退其瘠  
老至於諸州禁廂兵亦皆戍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管曰駐泊  
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班直上軍

及班直者皆親軒親閱自非材勇絕群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  
選補云

仁宗時元昊反西邊用師多募禁軍吏以所募多寡為賞罰格諸  
軍子弟悉聽隸籍禁軍額負多選本城補填故慶曆中內外禁廂  
軍總一百二十五萬視祖宗時為最多及西師罷天下患兵冗帑  
庾不能給樞密使龐籍奏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揀汰  
之法從之省兵數萬人

石林葉氏燕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言  
關中苦餽餉請徙汭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為虜初  
伏情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  
徙二十萬人後為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  
罷老者時論紛然充以為必生變仁宗以為疑公曰倘有一夫



通考卷百五十二  
之呼臣請以百口當之帝從其言遂法八萬人

嘉祐二年復定招軍等杖自上四軍至武肅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坊而視其奉錢之數奉錢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為三等奉錢七百者降殺有差唯武嚴御營喝探以藝精者充諸軍執杖者不設等杖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敷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國初諸庾分給諸營營在國城西多給糧于城東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負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持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時給者戍邊季加給銀鞵邠寧環慶緣邊艱於饗汲者兩月則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予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履屯兵州軍

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舊止待屯泊禁軍其後及于本城天聖七年法自裁定諸軍衣裝騎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敢質賣者重賞之法

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一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十二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納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公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銳者補

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下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觀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北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且邊垂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圖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設其數多乃得強幹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垂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也深而其費也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樵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

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為定額額足罷募關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管數畸零則省併之既見定額則可以定某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為額仍請覈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曆之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撥祖宗已來兵數以聞蓋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為定額

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之久不可廢

又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者無虛歲父子兄弟嘗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既取強徒無賴者養以為兵兵行雖民間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習練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道也

知諫院范鎮言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子弟及隴畝力田之人謂為軍營子弟求刺為軍况今田甚曠民甚稀賦歛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議者必曰以為契丹備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金縷之利厚也就使棄利為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棄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焉用而預蓄養之以困民况契丹貪利而不敢動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

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而今以為難者以所以深感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為出况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無經乎請下臣章中書樞密院大臣看詳若陛下誠能罷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兵為輕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以七分養兵官給郊廟官省諸費三分以備水旱緩急非常為之十年僅可

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諸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

歐陽脩時論原弊曰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柰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

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廩兵一作軍吏招人多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於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又本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廩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借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

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挺而呼群聚欲擊天子之命更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主豈皆愚耶其心豈樂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不能者時也當時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加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輿則隅壞整其楹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矩而為

制度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

蘇軾應詔策別其一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有而無事於兵者十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

京師亦不過有南北兩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財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

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有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令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

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味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

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特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

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兵考  
十六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如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為餌麥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

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徃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恣而為兵者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



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斗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我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我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上言古者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府兵何異陝西掌刺弓手為保捷其後揀放所存無幾且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亦點義勇止混手背一時不能無小擾而終成長利乃遣官陝西路籍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也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係捷指揮令於邊州也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之慘淒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

賣田園以充贖賞暨剝邑之後兵負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  
衣糧不足以自贍頃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  
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鏹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則惟桑麻  
耒耜至於甲冑弩檠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慳愚加  
之畏懦臨敵之際待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  
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墮  
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  
餒不知所往長老至今言之猶長嘆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  
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  
又言祖宗平諸鎮一天下豈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覆  
師者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不免為  
姑息之計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議者

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  
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閱教精  
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多與古同而實異也蓋州縣承朝廷  
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  
列有序進退應節即嘆羨以為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  
聞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  
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農民之粟  
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  
如此則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剝之民猶  
當放遣况陝西未剝之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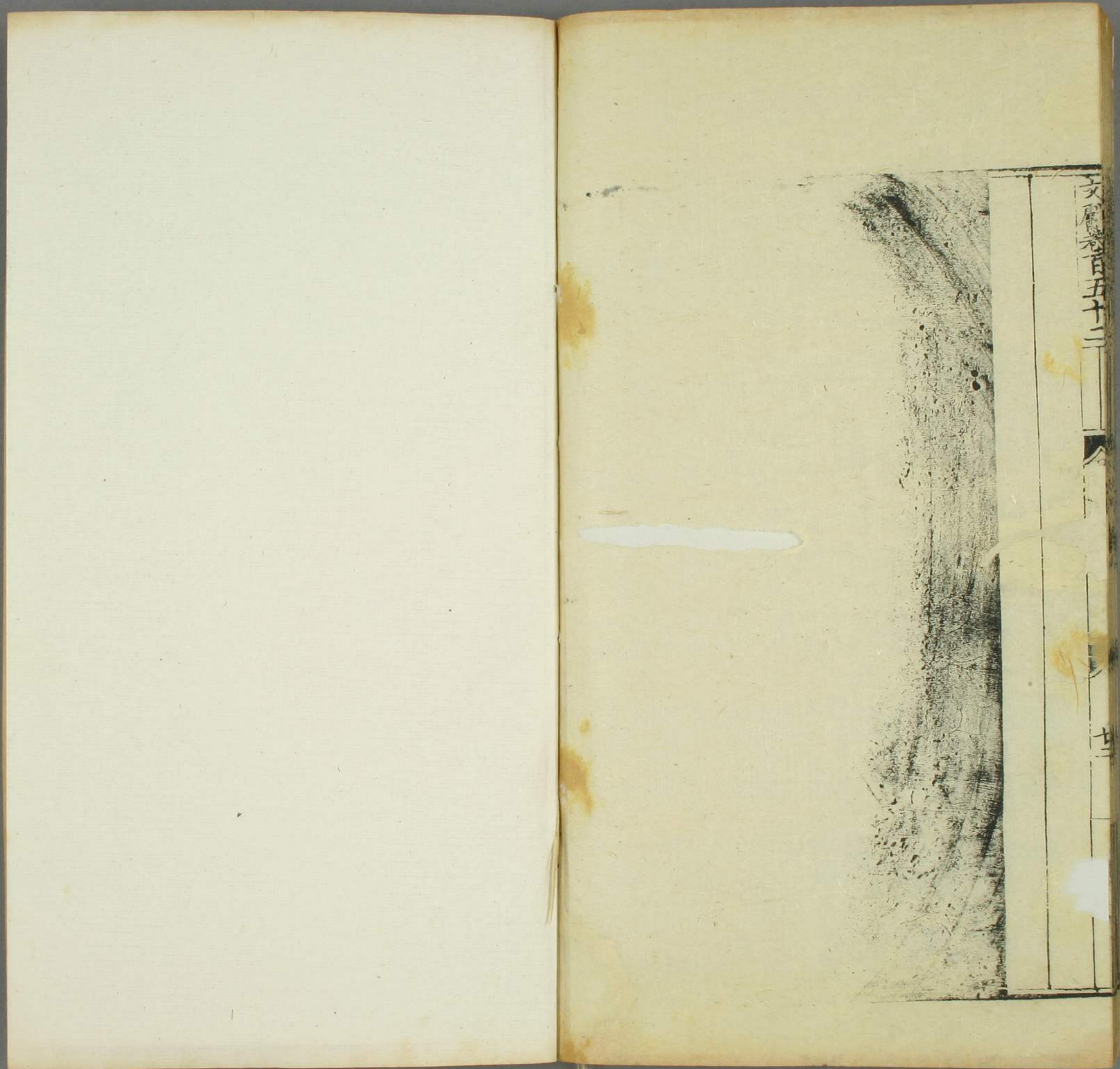
又言臣比日以來熟思其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  
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切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

前本無義勇九州縣諸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支當其  
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  
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祀樂自寶元慶曆之間將陝西一路  
弓手盡刺充保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  
於陝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  
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盡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  
中非時黥集不敢東西又差黥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  
之特軍負教頭寧無歛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  
云且今日既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  
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壯  
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  
為兵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者曰

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臣對曰三  
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土卒車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  
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  
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  
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故也今鄉兵則  
不然雖有軍負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有祀袂  
飲博鬪歐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  
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開弓彍弩坐作叫噪真如  
可以戰敵者設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望  
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圍節級將為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  
人能為縣官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  
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箭錢三

貫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兵紀踈畧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訾無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光時為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懾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人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剽乎背後皆剽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敕榜為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吾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不敢奉信非獨不敢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

兵遣以運糧戍邊及掌閒耳魏公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  
運糧沿邊率以為常如光言



文獻卷五十二

世

